

# 写下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的他

## 16岁已成秀才,34岁贫病交加而死

说好要去西安的,才走到山西运城,黄仲则就死了。被发现时,他冰冷的尸体就伏在几案上,残破陋室,一片狼藉。此时,已没有人记得他昔日的荣光:1764年,不满16岁的他,在郡县童子试中斩获第一。常州知府、武进知县对他赏识得不行:神童临凡,状元之才。仅一年后,他得补博士弟子员。然而,这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,只活了34岁,就被人发现客死他乡。死因:贫病交加。
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我们找到他生前的几位至交旧友,或许你能从他们的描述中,读懂这个寒门诗人的一生。



扫码关注  
江苏文脉公众号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王子扬 郑文静



▲黄仲则像  
常州三杰纪念馆供图



### 姓名:黄仲则

学者、金石学家、死者前同事  
以下是他的讲述

应。现在想来,他可能预料到会有今天吧。

**姓名:武亿**  
学者、金石学家、死者前同事  
以下是他的讲述

你问他为什么去西安?还不是被那帮债主逼得没办法!

你是不知道他之前穷成什么样,上一次他实在饿得不行,就跑去沿街要饭。他一个读书人,一边唱戏一边伸手要,唱着哭着,哭着笑着。你根本分不清他是真的还是演的,他到底是在哭还是在笑。

他的身体哪经得起这么折腾啊。我上次见到他时,就感觉他快不行了,躺在床上,都脱相了。我不记得他是怎么挣扎着爬起来的了,他掏了两卷新写的诗递给我,跟我说自己很累。

我也只能安慰他:“你还年轻,这世界还有用得着你的地方。”他一个劲苦笑,晚上安排我吃了顿饭。

穷得叮当响,瘦得皮包骨,都那样了还要请我吃饭。我不去又怕他难过,那大概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难受的一顿饭。

**姓名:纪晓岚**  
大学士、死者前领导  
以下是他的讲述

那时我是《四库全书》的总纂官,他呢,谋了个《四库全书》馆校录典籍的职务。我算他领导。

刚认识黄仲则,我就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,不夸张地说,有惊世之才,可惜运气差一点。听说当年他童子试考得特别好,可是后来乡试死活考不中,13年考了8次都没考上。他自己常自嘲,考着考着头发就白了……

没有文凭,黄仲则前后换了好几份工作,收入都不高,勉强糊口。可这个人又特别爱面子,跟人说:“什么‘长安居不易’都是骗人的。我在京城,不是也混得很好嘛,把全家接来一起住吧。”

他哪有什么钱啊?为了凑路费,找朋友帮忙,最后典押了老家三间屋子、半顷薄田。到了北京闹心,一大家子要找地方住,张口要吃饭,他只能吃老本。那点存款够吃几天的?再后来,他今天借师友,明天借同乡,东拼西凑,寅吃卯粮。

**姓名:汪中**  
哲学家、文学家、死者好友  
以下为他的讲述

他一直挺“丧”的。我碰到他时,他二十出头,标准的文艺青年,整天伤春悲秋的。

也难怪,他4岁那年父亲去世,12岁祖父去世,到了16岁,哥哥也罹病身亡……我们的身世、经历相似,所以我懂他写的那些东西。你回头看看他的那些诗,也基本上都是这个调性。

秋高气爽,游览南京,本来挺好的不是?他却来了这么一句:“那更平生感华屋,一时长恸过西州。”

睡饱了,被鸟雀叫醒,挺好的画面不是?他却想起自己早年失恋的经历:“别后相思空一水,重来回首已三生。”

一次,他与母亲分别,写道:“惨惨柴门风

雪夜,此时有子不如无。”他内疚得要命,愁情如潮。

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,他不知怎么就怀疑人生了,写下:“十有九人堪白眼,百无一用是书生。”

不知为什么,每次读他这些诗,心里都挺难受的。我觉得这跟他的早衰、早逝有一定关系。

**姓名:袁枚**  
诗人、散文家、死者师长  
以下是他的讲述

你们都错了,黄仲则不是一直都那么“丧”。你们更应该看看他19岁的样子,那年他面对钱塘江滚滚潮水,慷慨激昂——“潮生潮落自终古,我欲停杯一问之。”这明明是李太白在世啊!

还有一回,他去扬州游学,写的诗也是极有气势:“男儿作健向沙场,自爱登台不望乡。太白高高天尺五,宝刀明月共辉光。”

虽然我年纪比他大不少,但这小子表现出来的朝气,还有那种狂的劲头,我是真的服。

仲则,愿你安息。

**姓名:释明铭**  
字大智,法源寺四代高僧  
以下是他的讲述

黄施主去世前那几年,一直住在我们寺里。听他说起,京城开销太大,不得不把母亲和妻子送回老家。我们这里清静,又不要房钱,他就住下了。

他是个很矛盾的人。

有一次,他拿一封信给我看,说是朋友寄来的。信中说:“且李杜何如人,正不必于今日争科目也。”

“李白、杜甫这样的大文豪,不需要用科举考试证明自己。可我呢?”这一生的尘劳业障、妄想执着,都写在他的脸上。

还有一次,一群人跑到寺里来,抱着酒坛酒盅、杯盘碗盏,来找他喝酒。后院桃花开得正好。“纷飞红雨欲漫天,不信东风此地偏。才报春来曾几日,忽惊花落又今年。”喝得大醉,他提笔写就。

花是要人赏的,在人们的簇拥下,他就是最耀眼的那朵。

诗人死后的第二年,又有位施主来到后院。此前他和黄施主一起喝过酒,所以我认得,叫洪亮吉。他什么都没说,我也没去打搅他。沉默良久,他留下了一首诗:“看花人老花莫悲,花下几见人相随。君不见,客魂定在花深处,怪底曙鸦啼不住。”

看得出来,他很期望,那个人能从法源寺里走出来,再与他和一首。

再后来,我就没有见过这位洪施主,只听说他被判了“大不敬”之死罪,后来改发配伊犁。

### 好书推荐

《江苏地方文化史·常州卷》

葛金华/主编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“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”已经出版的《江苏地方文化史·常州卷》中是这样描述他的:

清代常州诗人辈出。这些诗人中最具全国影响力的则是被称为“清代第一诗人”的黄仲则。

他的诗词作品充满了天性与人情,不仅能够充分反映和传递其“风雪一家寒”的穷苦不遇、寂寞凄凉的遭际和情怀,还能对民生疾苦多有揭露和挂怀。

同时,黄仲则的胆识与学识也高人一筹,能将豪气、侠气和正气融于一体。

一部《两当轩集》是清代诗歌的代表,一句“十有九人堪白眼,百无一用是书生”引起了全国、百代共鸣。

▼黄仲则故居  
常州三杰纪念馆供图



### 尾声

“所有地面上活动的,都化为尘土、都已躺下。剩下的,只有那静止的古刹,在寒风中、在北国里,悲怆地伫立着。”

百年后,一名年轻作家拿起笔,抒发着他的狂想。不为世俗所容的黄仲则负气出走,在群山之中,终于找到了一方“杂草生满的荒冢”。

“作诗能穷人,谁能忍不作。但见平生愁,霏霏笔端落。”

黄仲则在坟前跪坐了很久,长哭一声“李太白”。

此时的年轻人,在案上也伏了很久,长哭一声“黄仲则”。

那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做郁达夫。